

泣血錄

泰初時入闕今幾六十年矣命運險巇經歷無窮抱得千古至
動期集億萬滄桑無以生為而顧念先王之至誠至孝未忍自
訣拖至今日天愈厭我又降庚申之酷禍事當即地溘然從之
而頑如土木不能自決又睫戀幼主僅保一縷是豈人理之所
忍堪哉雖以閭閻匹婦言之七十老人若喪獨子鄰里猶相吊
問而憐矜之余既失我先王曾未數月慘辱及於先親以吾欲
處義之事謂吾叔弟之所激動執以為罪首尾七八朔竟誣以
不近似之虛言存棘絕島繼受慘禍是以吾而移罪叔弟非殺
叔弟也乃殺我也凶徒得時忍負先王敢侮幼主如是逼辱於

先王之母人倫絕而臣分惡豈有此時若也吾晝夜捶背泣血欲從先王與吾弟而不能從惛惛子子無所依庇無所住着欲生而莫之生欲死而莫之死是皆吾罪惡深重命途窮凶之致但呼天地而怒神明而已吾身所經歷自古后妃之所未有吾家所遭罹自古人家之所不當天道極神明主上極仁孝吾雖未及見而歸地主上分揀是非必有解吾至寃之日而許多事跡吾若未盡錄置則恐無以悉燭之故收此耗損之精神強此漸盡之筋力首錄先王事我之誠孝及凡所酬酢於我者其餘則條條件件一一列錄俾之明白領會吾若不言其誰知之吾若不錄其誰詳之吾命將朝暮以此錄付諸嘉順官俾於吾歿

之後進覽于主上得有解三十年積寃之日乃聖子神孫繼志
述事也雖地下之魂豈不向先王而相賀亦豈不相慰吾母子
平生之願也唯是之祝此錄諸条吾若一毫有所飾辭有所浮
誇則此上以誣先王中以欺吾心下以阿好吾私親吾豈不畏
天殃哉吾之所經歷及凡承聆於先王者不止千萬条而以吾
衰暮之神思萬不掛一且不係於家國大事者不須盡記只錄
其大条件而猶不能詳盡也壬戌七月日書

世上孰无母子而豈有如吾先王與吾之情理乎非先王則吾
何以保全非吾則先王何以保護乎母子兩人惻惻相依飽經
百劫滄桑好受晚年榮祿思見國家无疆之福天以何意未及

中途遽奪先王古今天下寧有若此酷罪乎吾於壬午禍變後
未卽滅死者為保護先王也逮乎戊戌先親厚受凶誣至寃未
暴抱恨促壽吾斷然隨死而為先王誠孝之所感不得遂吾初
心迨失先王慘禍及於千萬無罪之同氣吾竟不免為不烈不
慈不孝不友之人以何面目豈有一日留世之心然曉戀幼主
頑命不絕至今偷生復豈有如吾昏庸懦弱之人先王天性至
孝近年則兀篤凡事我者惟日不足體老母平日不暫釋之心
雖域內動駕少或離側問使絡繹每當園幸輒至曠日故置郵
探安數刻之頃平否相屬而今以後從何處得一字書信乎痛
矣寃矣先王天質非允隆準龍顏氣像岐嶷體度特異才學詔

而能識字自幼已孜孜勤勤於學文寢食之外不釋書策畢
所成就卓越于古先哲王於天下萬事無所不解三代以後
王中學問文章聖德經綸孰有如先王者春秋幾近五旬萬
先暇而每冬必讀一帙經傳歲已未冬又畢左氏傳余以志
之意效幼時洗母之禮畧具湯餅以進之先王亦順母志與
臣醉飽賦詩誌之之事宛如昨日而豈意人事之變乃如是也
先王之順志於英廟也盡孝於父母也畧詳於行錄中矣壬午
以前多難處之端而王以冲年能知憂慮蓋盡修身英廟一先
未安之意每見必稱聰明穎慧德性夙就王之至孝懿行不能
感動天心則何以及此自幼於我母子天倫之外至誠自別

食則食之寢則寢之雖多焦迫憂遑之時能如成人之焦心用
慮賴以周旋於事機者多此豈冲年之所能也遽當壬午禍變
其時哀寃因極已如成人悲慼之容哭泣之哀感動傍人見聞
者孰不揮涕也自孤露之後至痛在心事母尤篤未嘗一時放
心或相離側不能成寐若在各闕之時必早承吾安否然後始
進早饌吾或有微恙必手製藥餌而送之其誠孝之出天於此
可知矣悲夫悲夫忍見甲申之事哉其時哀痛因極女子相抱
不知死所之情境何可盡錄所遇之至痛自古帝王所未有雖
為國家強臨大位抱終身之至痛其所追慕與歲俱淡朔日瞻
月觀之門於景慕宮每朔展拜非止一月皇皇孺慕可以朝夕

若將瞻依展誠奉養吾身以千乘之富而猶以為不足以愉和之色怡悅之聲一日四五次入觀或慮遠越吾志每事憧憧吾於年來老病侵尋己未庚申再遭大病先王用慮焦心廢寢睡不解帶湯劑之進膏藥之傳皆親執而不付傍人之手吾以母子之間心所感激何可盡量也先王天稟樸素晚益崇儉常時所御之堂矩簷窳室不施丹雘蕭然若寒士所居衣服則衾袍之外錦綺不近於身衾裯必取綿布而不用紬緞朝夕饌品不過三四器亦不許高排吾或言其太薄則必疊疊陳奢侈之弊曰崇儉非惜財也乃惜福之道也反以此而勉我吾所歎服先王嗣續晚晚為宗國憂壬寅文孝降大為慶幸矣丙午九月再

當慘變哀慼致損吾為聖躬悚懼焦煎矣丁未春揀擇嘉順宮
德性仁厚體貞秀麗有古家淑女之風入闈之後奉我以至誠
吾亦情若親女奉先王盡善盡美無一事違於聖心先王之貴
重器待亦自別每若卽地有付托之重義者先王有先見之明
也螽斯之慶顯祝在此果於庚戌六月十八日酉時得大慶於
吾之所處之越邊溫垓主上誕降始乃宗社億萬年磐泰之安
母子相頌喜幸度日而與吾晬又同日矣先王每教以元子與
媽媽誕辰同日自古史牒之所無此是媽媽至誠苦心之所致
天心非偶然也庚申春經冠母而禮選於德門名家擬成大禮
婚於當年冬矣先王今不在吾將獨見之尤可慟矣先王每以

永祐園非十分無疑之地丙申初吾之先親力請遷奉而事任
重大耿耿結轡笑已酉占水原花山神龍弄珠之穴移奉而園
弗改以顯隆言於余曰此地卽古人所謂千里一逢之地乃
欲奉寧陵之所則今有何恨哉顯隆二字之踰世人應領會
子之深意笑自遷園以後聖孝尤爲奉御真於齋殿以寓辰
之意使之五日一奉審每年正月必幸園所春秋植木躬自
飭無異手種移舊邑於華城爲拱護園寢之地大其城郭建仁
宮極壯麗乙卯仲春與我偕展園所回鑿之路開譙於奉壽堂
與內外嬪戚文武臣僚繼夜盡醉老人則饋酒於洛南軒窮
則賜米於新豐樓歡聲喜氣自華城達於京師而洋溢此皆上

於為老母之孝思孰不欽誦也先王黽勉在位而至痛在心無
南面之樂茲請尊號則堅辭不受每有脫屣千乘之志暨誕
聖子宗國之付托有人華城規度與京師等堂號曰老萊堂亭
號曰未老閒亭每語余曰小子非貪位也為宗國不獲已也歲
在甲子則元子為十五歲足可傳位當遂初志陪媽媽往華城
小子於景慕宮有當為而不能為可展而不得展此為平生至
恨蓋此事小子既承英廟下教所以於身則不得行元子則承
吾付托進成吾志代吾而行吾未為之事亦義理也今日諸臣
從吾不為亦義理也他日諸臣承順新王亦義理也義理無一
定之規隨時為義理矣吾母子幸久視以子孫之孝見此榮華

受此孝養以為何如余雖哀王之志每思其時國勢之茫然嗷
其泣矣則先王慨然同悲曰吾之所不能行之事以兒子之孝
成之婦拜地下則有何恨哉又指元子曰彼兒欲知景慕宮之
事故小子不忍言使其外祖言之則其人亦只舉其略云此兒
傳為景慕宮之事發願化生者也此亦天意也乙卯上景慕宮
尊號八字語余曰恒所力沮之金鍾秀亦勸余以玉冊金印八
字尊號今以後幾皆垂成只餘一字此則待他日新王因道尊
號字義曰章倫隆範基命昌輝余未詳字音誤以基命昌孝為
問先王笑曰孝字他日將稱某孝大王之時用之故我朝列聖
尊號不疊用孝字矣令我善藏翟衣之資曰將於孫子孝奉之

日願見此衣之御近年則企待甲子尤為着意凡百事為言語
酬酢靡不及此余雖愕然此實千古盛節願以須臾無死身親
見稀貴之事矣吾家自庚寅受世崎屹及乎丙申凶誣與慘禍
同極岡極門戶至於顛覆吾之至寃至痛何可盡形吾遜于下
堂晝夜號哭期以命盡先王極盡寬慰矣竊惟王之天稟仁孝
神明字格雖為奸臣一時壅蔽將必燭吾先親之忠吾叔父之
寃矣吾若以偏陝之性不得保一縷則恐有傷於王之孝龜勉
偷生吾之心雖質神明一邊思之則豈不自愧乎果然妖賊退
而天心悟語及先親多悔其過中每言外祖不獻一物余盱目
覩而厥漢輩力以為罪誠可笑矣余以為厥漢輩以為外燒酒

房一物命以入之御營廳一物奏以入之為罪云豈有如此彼寬
痛之言乎先王曰彼惡知之御營廳一物亦於外祖入闕之前
入之矣大抵外燒酒房一物則不得用之文政殿卽宣仁門之
內也宣仁門之外卽御營廳東營也以其地近也故取來御營
廳物矣因極之事出於申初之際因極之時在於酉初奉朝賀
入闕在於人定之後余所目覩而詳知之一物之再次取來何
關於奉朝賀乎以此之故鄭履煥之疏批言及不忍言之言而
發明之此則世皆知之矣云余以為若然則執何端為先親罪
乎先王曰譬則如崔鳴吉以極層議之則國有大事以其時大
臣責之以不死猶或可也保我躬扶宗社後人必補功存社稷

笑吾何敢可否其時事謂保護我是善非八事上故今則任渠輩所為雖所遭如彼而未得暴白若在後王之世保護渠父力扶宗社之志安得不保獎乎因指元子曰彼見之世外祖當伸釋媽媽亦當受彼兒之孝養勝於今日矣自辛亥冬彙輯先親經綸事業述奏疏劄之類名以奏藁手自編次六十餘編成於己未臘親製序文使元子持之入內翻譯而示之曰今以後始報外祖之功矣褒獎外祖之忠誠功業無餘憾所用文字為聖為賢此書若刊行則必永傳百世所經劫運何用更舉庚申四月製奏藁叢書及文集序御札叔弟曰外祖之忠由此益顯此札尚今在家又教曰其中一端發揮之事刊行之時當添入矣

此則某年保護聖躬之忠 聖躬不敢自口稱道以待他日褒
獎之聖意也吾觀前後 御製序文天褒極隆重雖使子孫自
製何由及此吾擯手感祝曰今日始知有以王為子之效矣如
是稱道矣緣吾薄險失我先王禍難由此而生甚至請拔於張
張編編所入之御製上而誣辱先親無餘地下而逼迫余躬因
有紀極先王亦受侮先王雖不在君事王之子而敢行如此之
事萬古豈有如此時節如此世變乎仲父初謫時以无逆情無
異志為教予予不必知與莫須有同不足為罪後必見脫為教
每言外家之事甲子遂大事之後當為昭晰母子至恨一時并
解矣庚申二月又教曰小子欲傳旨今日赦一人明日赦一人

人無見塞之人家無見廢之家使在太和元氣中此蓋次次至
於甲子而大霽之意也吾曰其時吾年七十矣吾難期滿七或
與今日之言有舛則將若之何先王勃然曰何敢欺七十老人
乎由是待甲子如金石緣我窮命千百經營竟無一成吾之身
勢吾家酷禍至於此境徃際所無吾生亦何為然新王雖冲年
仁孝克肖先王若長成則應遵父王未卒之志惟此祝天
甲子國婚後先親處地自別不欲赴舉諸儒賢皆以為與國舅
有異不須廢科甲子十月始登科大朝期待之餘大以為幸小
朝雖在冲年喜外舅之大闡其時慶恩達城兩家久無文科之
人戚里始有榜聲仁元貞聖兩聖母以查頓之及第召我特賀

貞聖王后以本宅之曾當辛壬禍變扶護老論喜此科聲不下
於當身私親其時所惶恐感歎至今追惟宛如昨日世人不知
裏面雖謂先親際遇由於戚聯實則不然癸亥春先親以太學
掌議入侍崇文堂上見奏對進退大奇之入於宣禧宮曰今日
為世子得相國材矣宣禧宮問誰也上曰乃掌議洪某也為此
人設後謁聖吾甚期待矣宣禧宮為余傳之以此見之先親之
際遇自布衣時得矣揀擇時聞有他擬望處女而且吾雖宰相
之孫女祖父既不在世即一士人之女被選乃意外也聖意非
但最愛我也謂吾先親可以為大用之臣以吾為先親之女所
以完定也先親雖非藉戚里以若地望才局猶得際遇何患不

致位特緣我一身不得自由備經古今所無之情界畢竟謬言
因極所遭因測抱冤恨而促壽為戚里而效少害多此皆有非
一身之故此吾所以一生為罪為冤者也先親登科後際遇漸
隆重官位稍起遷錢穀甲兵廟謨國事一禔之先親以至公之
誠通才達識事事補於聖心條條不違規矩出入將相二十餘
年百姓之利害八路之苦樂認以自已事內外廢瘼無不釐正
至于今遵行之雖然君臣契合千古所稀若非忠誠才局過於
人安得如是所遭竟因測說誣雖無所不至但一二虛無之說
三十年為國之事无一害民病國之言此豈一時秉國成之人
所可得哉大抵景慕官病患若不至萬萬難言之境英廟有云

下問而先親有一物勸進之事則余雖無識婦女粗知此箇義
理吁天重於所生豈不判一死乎雖不得自決吾何忍辛卯諺
札也又於疏批中何忍引英廟下教以明其不然乎又若天道
有知先親何由有後屬吾亦何由留世四十年受子孫孝養乎
其時國勢在於呼吸先親若不善周旋則吾家湛滅猶屬餘事
先王何由保全乎不幸當莫可為之時痛哭血泣救護先王國
有今日若不然則以英廟威怒當此時子猶處分孫何足較若
果然者當日峻論後世公議當以為如何當是時若先親碎首
天陞則並與世孫而莫保矣此一義也救護世孫使宗社保有
今日此一義也此不待識者而知之也先王每言外祖忠誠於

古人猶未易得而但畏世人之譏議不敢言忠言功目前則如
愚以度故如彼韓愈之恠漢猶滌其罪名此乃一時不得已之
事非百世不易之義理也在我後王外祖謚號改以忠字當然
之教不啻丁寧且是嘉順宮之所覩記者也先王今雖不在吾
何忍一毫虛言哉聖意如是也故編摩奏藁劬力十年親製序
文以示後人欲褒揚外祖之忠功當時親近之臣孰有不知者
猶患其年事之未盡暴白手次年譜於其壬午五月十三日事
書其時刻且以三都監都提調盡忠竭力於初終葬禮書以識
之又以文集之不載壬午袖劄有所下詢則舍第輩以旣入於
洗草中故不敢舉為對則先王屢教以勿刪而未久當禍變未

及定矣初得辛卯手札先王喜動顏色欲入於春邸錄又入於
年譜謂余曰以吾所目覩之事既有文字入於年譜庶徵千古
可以无恨矣若於某年事先親一毫有犯則先王平日所言豈
忍如此奏藁年譜又忍手編乎先親被誣三案至於甲辰而盡
昭晰矣大抵某年之事有二議其一某年大處分光明正大於
英廟謂以盛德大業建天地而不悖也其二景慕宮本無病患
而至於此寃若如第一議則景慕宮以何心事作何罪過英廟
處分若平定敵國稱以功業則景慕宮將歸於何地先王情地
亦復何如此為景慕宮與先王因極之誣若如第二議則英廟
納諛言而至此境云此雖為景慕宮而伸雪其於英廟處分不

為失德乎而議皆為三朝之因極則一也况復而議皆非實狀乎誠如先親袖劄分明是病患也雖是病患聖躬之所危殆東國之所懍懍在於呼吸英廟雖哀痛因極而處分出於萬不得已也景慕宮既非本心又失天性即是病患當身所為之事當身之所不知則其所病患只為因極亦豈為累德於景慕宮乎實狀如此如是言之然後可知英廟處分之出於迫不得已也可知景慕宮所遭之由於莫可為也可知先王哀痛自哀痛義理自義理若以英廟處分稱以功業則景慕宮當歸有過之地若以景慕宮謂無失德則置英廟於不慈之科今此而議皆三朝之罪人也又一邊議論則以英廟處分為當然只驅先親於

罪過謂獻一物此為英廟地乎為景慕宮地乎此不過以某年
事設為陷人之坑塹因作渠葦發身之階梯可謂痛哭矣到今
先王晏駕之後凶徒等始得志反以不得害我為憤悽禍及我
同氣頌教文首載先親以逆魁余雖不知往牒而古今天下寧
有先王之母尚在而以先王之外祖作為逆魁頌示八方之時
乎又於辛酉六月啓辭中以叔牙之同氣無非逆種為言世變
極矣臣節蔑矣古人所謂痛哭流涕猶屬歇後矣大抵先親當艱
險之時以君恩遇之鄭重處地之自別歆退之心雖夙宵耿耿
而瞻戀宗國又以世孫幼冲身不得自由苟且彌縫不得盡古
人之直截尚朝野如有剛直之人不諱本心責以無古大臣凜

然之風則先親必當笑而受之吾亦何以介懷吾家世以仕宦之家當門運亨通之時子弟連科門闈盛滿權勢過重人怨鬼猜無足怪矣到今思之不能絕跡於榮途沾身於科宦悔恨莫及千萬意外遭此誣陷至於此境實是至寬盛衰禍福譬如循環暴此至寬自有轉禍為福之時泣血祝天

己卯大婚後龜柱之家以寒儒一朝尊貴自多艱踣臬兀之事先親以兩戚並立交誼相好乃可同休戚矣凡事皆指導周旋俾免醜拙委曲懇懇靡不用極初則頗自感激矣後之形勢既重凶心漸長畢竟仇敵視我如許之事何處有之大抵龜柱之父性本夤忒陰譎龜柱尤鍾戾氣悖逆凶戾之物也自為戚里

持身若如慶恩家則夫孰非之渠本湖人習聞迂怪之論龜柱
之堂叔漢祿卽觀柱之父所謂南塘之弟子妄稱學者龜柱輩
奉之信之如神明一從厥輩之議論不守戚里之本色半上落
下疇為皆不厭孰不非笑吾家世世卿相戚聯在先慮或嘲侮
疑怒並至庚辰辛巳之間東宮患候漸無餘地英廟以渠為新
戚過加親近龜柱輩之凶心以為東宮之失德如許大事必出
若然則東宮之子應不保全若至此境國無他王子畢竟繼嗣
吾以外家將久處富貴矣渠輩爛議而特先親之際遇隆重若
或世孫得全則渠輩慮不得充總辛巳龜柱以才踰二十之稚
漢敢上封書於英廟欲害先親及鄭輩良英廟大驚教于其時

中殿使不得更書其書以而行之事而先親則不諫之鄭則不
 告於大朝搆以為辭此非但害吾先親而止欲使大朝知小朝
 之失德以渠處地安有如此之凶心乎英廟承恩之尚宮卽李
 啓興之妹也居常侍側多有調製大小朝之事矣其日見其書
 書且驚且憤告于中宮殿曰宅下焉敢為如此之事乎即持書
 水急勸洗卓自其時已知厥漢之凶心吾與先親隱憂悶歎之
 自有忌器未得告此事於小朝則吾家與渠不欲圭角之意矣
 此可知渠心以為渠則國舅家也何遽不及東宮丈人乎猜三
 之心除去之謀日以益甚之際遽有某年之處分渠輩之心以
 為今則世孫必不保可以定結詞處外戚擬滅洪家世孫畢言

為東宮吾家亦保全先親居相位渠輩恚憤始做千古所無之
不道凶言疑亂聖心欲不得保世孫如此凶言渠輩雖出口吾
何忍泚筆而若不直書之則後人末由知凶言之為何言故不
得已書之某年之後金漢祿於洪州金氏之會乃言曰世孫乃
罪人之子不可承統太祖子孫何人不可此是世所傳十六字
凶言也其時諸金皆聞之傳說狼藉而以至凶也故不忍騰諸
口吾既聞之世孫亦聞之認以凶惡猶復疑信相半逮乎近年
先王言于余曰漢祿龜柱輩凶言今始知其真的矣玉堂金履
成適在直故從容追問之則漢祿之凶言渠果親聽他金皆聞
之即時傳于門長金時祭時祭大驚痛駭曰龜祿輩逆節昭昭

戒飭子侄俾知忠逆之分此非但漢祿之言實龜柱之論也今則既得明證更無可疑而若聲言則將不知何境姑為忍置以觀來頭而目前則彼輩甚可畏姑慰安之不須惹起急變台深怨也又言某年後欲以繼嗣者自有擬望之人云彼若君臨一國儼對百僚豈不凶哉至今追惟厥漢輩之逆心凶言體生粟笑觀柱之除萊伯也先王曰吾為重難之事笑亦言於嘉順宮此輩之為凶逆先王何以不洞燭乎先王自前深燭故丙申處分龜柱之時下教中不忍說即指此凶言雖丙申以前非不知之而自聞金履成之言快得證參也自古推戴與動擾國本之賊不為不多而至於我朝孝廟以後六代血脉惟世孫一人渠

輩但思執外家之勢貪一時富貴除六代血脉擁立太祖子孫
中八面不知之物欲專國權萬古天地間豈復有如此劇逆凶
賊乎期欲害吾先親亦由凶言出矣渠輩凶言舉世皆知之渠
既凶計則莫施凶言則難掩始乃自處以士類主張士論召募
京鄉非文非武至貧極殘遊談喜事之徒財貨以結之意气以
許之傾身延攬彼輩不過鄉曲微賤怪鬼不逞之徒何曾見富
貴家門庭乎珍味厚衣款待之求錢則錢乞米則米疾病而蓼
葷婚喪而金帛隨處助給無小吝惜厥輩忘生忘死到處交譽
稱之以士類戚里為之不避湯火此真王莽之恭謹下士此皆
龜柱欲攻吾家之計也先王每言奉朝賀棨置御管廳累萬兩

銀矣鰲興盡散之使龜柱作為構陷奉賀之募軍傾誠可笑之
事故言于信親之朝臣皆曰名談矣龜柱革苦心設計必欲湛
滅外家設使先親真有所失兩家不當相害且不利於渠相逼
於渠則嫌怨猶可而自初有恩而無怨則究厥心術豈有他哉
渠以凶謀凶言欲搖動東宮而英廟止慈於世孫依仗於先親
際遇如一而世孫漸長大位有盤泰之安矣無隙可乘千萬意
外已丑有別監之事先王以冲年之心未及察外祖與老母之
為國苦心血忱且厚謙與吾家不好龜柱知此兩機謂此時可
乘反生荷杖之詐叢言曰自謂渠革忠於東宮先親則與一王
孫二王孫將不利於東宮以此言納諂於東宮宣布於世上謂

洪家不利於東宮東宮薄待於洪家之說公傳道之此時世人之急於榮利隨時化身之徒一時投入號為十學士並為一套害先親庚寅三月募得清州韓鎬之徒嗾出凶疏此龜柱之所作頭也所謂鎬也以鄉曲土班无文无識愚悖凶獍不察人類者也其時英廟激怒於儒賢宋明欽申固非毀四十年苦心所成之蕩平罪宋與申頌裕昆錄蓋言學者誤國戒後嗣王勿用學者之意也此實過中之舉也孰不憂歎八十人君之過奉譬如人家老親以無情之事有所激惱則子弟輩無所失而呼服以為彌縫之樣其時光親不欲致激於聖心以為請布只為目前無事之計也亦逢時艱險之故也先親只知保護東宮其餘

乃老人一時之過舉後必有矯枉之時以此為心此可以觀過
知仁也時議以為若有以裕昆錄事陳疏則當為名論時有誘
諭者言汝若陳此疏則當為名人後當得官諭乃沮臂自許忠
直上京欲陳疏論裕昆錄諭與沈儀之有雅儀之乃龜柱之血
黨也方當龜柱求人如渴聞諭入城使儀之誘之曰匡救裕昆
錄雖為名疏又有一事今洪某久擅國柄上心之所厭薄亦得
罪於東宮亦不顧藉一世所共擊而人無作頭汝若先犯又有
厚功又龜柱輩粧送豪隸于韓諭所任之旅幕無數恐喝曰清
州韓生負在此乎願議政大監分付內投疏欲生事者速為捉
未或換面來辱曰速逐此儒伴不得接跡於京城以挑諭憤之

際儀之以甘言利說給䟽草使呈之鋤不計死生不論曲直上
此凶䟽時鄭妻為厚謙所誤以為除去吾家則渠之母子認以
內外專權與龜柱合勢說先親無所不至聖心變七八分庚寅
正月因微省削職旋叙送西金致仁代居相職至於三朔聖眷
之衰可知及覽鋤䟽雖甚嗟愕為左右所倖鋤則草草刊配先
親則因許休致聖意雖出於曲保終始而平日以眷注與際遇
一朝如是誠千萬意外也先親既退龜柱全權內恃厚謙外挾
金致仁名士若沈履之金尚默洪國榮金鍾秀俞彥錫鄭履煥
具厚儒生若金漢祿金鍾厚鄭日煥輩晝夜謀議欲害先親其
時危凜何可測量庚寅冬崔益男䟽言東宮至今不拜思悼墓

此皆首相金致仁之罪也勸拜墓所誠可為也而此非自下所請之事况今首相則非所知也乃如是疏論蓋男本是輕淺無行為世指目之物也本以鄭妻之舅戚不幸出入於吾家有面分焉龜柱輩暗使其庠誘厚譙以洪之指嗾譏之英廟疑先親以某年事歸過于上躬今欲除去金致仁啖出益男疏英廟求信謾言親鞫甚嚴期欲捧為洪所使之招多人被刑益男則杖斃而終不及於洪矣聖心終不解彼輩之殺心如火纔過數朔辛卯二月以一二王孫事做出大變亂矣初甲戌一王孫生乙亥禎生無論貴賤女子之情雖不為好其時景慕宮病患漸劇又其母失寵而意外兩兒出矣吾雖欲妬忌無所可施吾以仁

慈幼弱之心彼雖賤而乃骨肉也不得已收養之英廟以彼輩
禍根也嚴教大段吾若從以妬嫉則恐小朝益難堪故吾忍而
度日英廟每責余以不妬非常情也至承嚴教矣自某年後彼
輩益無所依吾憐惻而撫恤以至成人將出外矣英廟憂之先
親則以一片公心但知景慕宮之骨肉告于英廟曰彼輩今將
出外而血氣未定若為他人所誑誘則不知作何樣變怪此為
大悶臣之處地切近世孫無所嫌疑臣當教誨不入外道則非
為渠也乃國之福也英廟教以御之心極感歎矣然渠等其能
善從御之教訓乎吾甚憂之其時子弟輩認以禍根諫以勿相
閑渠或來各家則少年皆避而不見先親反責以回曲但務以

公心教飭之俾勿陷於惡若咎先親以不知末世人心為此不當之事則此吾之恒所諫者因此而釀出大禍云則誠是夢想之外也非但先親也清原以無嫌也故假借之造給藍輿等屬亦可疑之子渠輩出閣後屢受戒責而渠之姿貢愚悖僮伺不學無識只有驕貴之心乃與宮屬雜類無常作弊不能安受教誨自己丑漸踈待之庚寅吾家以所遭棲遑郊外彼乃絕跡先親亦畏約一未示意矣每年拾東山粟進獻于各殿宮亦及於諸郡主矣辛卯正月晦間依前進獻並及於二王孫因此為始聖怒震疊二月初辛彰義宮將有急變宮城扈衛彼皆安置濟州先親禍色迫在呼吸其時世孫未得隨駕惟漢者厚譙同為

入侍定計以卽時處分龜柱則喪人也故使其叔圖出此事也
吾之自初撫渠旣為未安於聖心又以先親之訓渠為不緊益
男事吾家以某年事專歸于上躬以此激怒所信者龜柱邊說
言所愛者鄭妻之激動致有此舉奈其時光王大驚動為外家
焦皇急往中宮殿問曰奉朝賀之推戴王孫無跡可執而今欲
以此搆而殺之是豈成說屢告以勿為之漢者厚謙聞世孫所
告之辭緩其急勢付處先親于清州未數日解放英廟還宮始
覺其事出於私嫌及搆陷下教于世孫曰兩戚互擊大為國家
之患吾思所以不墮於此輩之術中矣蓋以英廟之聖明縱為
一時之壅閉豈無覺悟厥輩之情狀乎本事之虛妄也所以有

此教於世孫也伊時則雖以世孫之力得緩目前之急一啟輩之
殺心愈往愈甚既已躬犯手勢則勢不兩立倘未誅滅則恐為
後日之患其所告許固有其極謂鑰先見至於特放之舉彼鑰
也被人慫恿投䟽而圖榮至於受嚴刑配絕島乃覺其非作自
悔文于斯時也金若行先譴其島典鑰酌探其䟽舉之本意
則出示自悔文曰吾以鄉儒那知世事以裕昆錄事欲上諫䟽
而上京為沈儀之宋煥億輩所欺儀億則似為龜柱所誤此是
被譴後所聞雖悔何及所謂自悔文傳播於世以至未接於吾
眼若行之存歿今雖未知龜柱之指喉豈不灼然乎鑰既放還
龜黨又誘曰今汝特放獎以先見今若更䟽則尤當獲利矣八

月果有再疏始言一物之進之勸之其時誣陷固有其極英廟
以其冒禁而言一物下送錦營而正法鞠儀之問一物之為何
物儀之趨慢曰殿下真個不知一物乎云則英廟以犯上大逆
誅之散配其妻子比鋤加律鋤與儀也之仗法專由於一物之
舉論非由於論斷先親也而於先親則嚴教震盪自春至今輒
曰釀成壬午者誰也因下兌為庶人之教釀成之說無它也因
激怒於益男疏辭而有是教也聖教既云釀成又云勸成則粧
出鋤疏諉以先親進一物而勸成為案一邊人憑藉上教而驅
以納諸罪罟將何以解惑於此發明於此予之言猶私也此有
一條明證辛卯九月先親罪鑿於文峯之時先大王使世孫賜

手札曰大抵外祖之為國血心可質於神明毋愧於古人此非
祖孫間挾私之言實一世之公議亦百代之公言則不幸眩惑
於聖聰致有今番之處分外祖之情地雖甚迫隘吾則曰果如
袖削所言千奇百怪可驚可愕不一其端苟究其本公耳國耳
聖教雖出意外外祖之當日忠誠可以永有辭於萬世夫復何
憂又教以某年五月十三日申時因極之物自外燒酒房運來
有命做始知有因極之舉奈進詣文政殿內則自上命之出
故出坐王子齋室簷下其時過申已久而聞奉賀來到闕下而
氣塞故以吾所欲進之清心元送之則一物之入即出自聖心
非奉賀之提稟視於時刻先後而可昭然矣又教以當日處分

自上有曰為宗社斷以聖心到今為子孫之地義理自義理哀
痛自哀痛也故予至于今有存美若或如春闈下教以臣下而
進一物使主上有當日處分則非但為聖上之歛德義理將晦
塞矣予豈有生世之念乎此豈非同極處乎又以此意已論於
金漢者為教先王以目覩之事證時刻之先後有此手札先親
之不進一物若是明白矣既不進一物則有何可執之罪乎鄉
曲愚民只憑訛傳無怪其致疑而龜輩則近戚也漢者既承丁
寧之睿教而猶復誣陷如是若非龜柱之禍心豈至若是之甚
也又不挾鄭妻厚謙則何由屢作變怪乎外而龜黨設計內而
厚謙合力故吾欲救父兄之慘禍勸叔弟納交於謙而謙則見

心也意除洪則大權必歸於渠且為鳧之所衝動又因渠之有
私嫌投入於鳧祿而已非真有屠戮吾家之心也是故叔弟連
往哀乞則顏面漸厚至於相與定婚渠又思念東宮之外家不
可無顧後之慮鄭妻之性亦是朝夕變化者吾得款接得其歡
心自非深讐漸致和解壬辰正月先親獲滌罪名諱也顯踈鳧
黨鳧枉既失內應憤不自勝意在躬犯七月與漢祿之子觀柱
相繼投疏以若處地不念中殿之與姑媳間事面而做此凶惡
之舉此漢之於吾家不但共戴之讎乃國之逆也先王之逆
也慈殿之罪人也其疏有三條件其一丙戌羅蔘事其一松節
茶事其二如是如是如是如是如是如是如是如是如是如是
候時每日進用二三兩蔘其時內

局都提乃金致仁也先親則領相也御樂以羅參貢參相半入用美崑之父招醫官於直宿處所曰何不純用羅參先親與都提同坐謂以羅參垂磬若純用而未及繼則將至純用貢參之境豈不為悶且內局之事非國舅之所干預伊時酬酢不過如斯而其父子太發怒於干預二字謂先親以不忠豈有如許禍心乎松茶之說尤為孟浪無足多卞如是如是之說此有曲折丁亥戊子年間先親居憂之時清原未言睿意有將來追崇之舉云云清原之於吾家非徒世誼即休戚與同之地故語及此等事矣先親解喪後私覲時與世孫同座以此事仰問仍曰世道人心極為危險此事剴斷乃心堅守勿撓且曰此事果是當

為之事但已已遺孽與代申餘黨尚多忍國侯孽者矣此事而
作亂則豈不悶然乎世孫亦有深慮之教吾亦以遠慮為言上
下鼎坐酬酢矣世孫以冲年之故偶然發說於慈殿而龜柱聞
之投䟽誣陷豈有如許凶漢乎設使先親真有失言渠何敢以
內問酬酢䟽達大朝若使大朝激怒於追崇酬酢亦未安於世
孫則禍色將至於何境乎此非徒為誣陷先親其所凶詐必欲
移禍於世孫豈有如此陰慘之凶逆乎大抵以先親處地私覲
於世孫時何言不到何辭不達設使先親仰勸追崇若不為之
則如是如是為言不過謂之以死識所效可也况於追崇事以
割斷堅守仰勉而且以末世人心之可怕為之深慮則此何罪

也而為之搆誣乎苟如是也古人於諫君之辭曰危亡朝夕日
盜賊將起云若執此而謂危脅於君父云則世豈有陳勉之人
乎甲辰年先親昭晰之傳教俱在只錄其大略而其後丙申鄭
履煥宋煥億草凶疏皆是龜柱餘論之撥拾又何足提辯也蓋
辛巳以後龜柱之欲害吾家之端細細窮究一則始搆禍於景
慕宮以至轉危於世孫仍又立後而渠為外家之計也二則某
年處分後渠所意望相左則與漢祿肆發十六字凶言眩惑聖
心搖動天位期欲立後渠為外家之計也及其聖心堅定世孫
壯盛國本難搖而渠之凶言則喧播一世難掩萬口而適揣世
孫有未安於外家之心自以為渠則忠於世孫而洪氏則不利

於世孫必欲除去洪氏而迎合於世孫厭然掩其凶言輾轉至此大抵渠之凶言為大根抵今世之人雖或知之亦未有如我之到底知之也古之先親非病風傷性則豈或不利於世孫而反為推戴於禰禎之理乎鳧為世孫之忠臣洪為世孫之逆臣云者三及童子其肯信聽乎鳧之所以搆陷吾先親之說皆是人情天理之外不待識者而可下其忠逆是非矣鳧祿革絕恃之凶言世不聲討反以鳧為忠臣以毫髮不近似之吾家則凶禍去而益深不免為劇逆萬古焉有如此世道如此天理乎終未得吐冤血而辨一死是所恨也

和平翁主 蘇州明錦城 宣禧宮第一女也英廟慈愛自別翁主性

行亦溫和柔順小無驕傲之習每以自家則偏承寵愛東宮則常懷不安翁主一心憂悶必以全息垂慈之意苦諫於大朝凡屬東宮之事則力護陰助如恐不及若值大朝激怒之時則翁主必挺身幹旋賴此而緩解不知其數小朝深感于中每事依恃戊辰以前保護東宮皆此翁主之功也倘使翁主享壽而調和周旋於大小朝之間則必多有益而不幸早夭英廟大加哀痛之中鄭妻和緩卽和平之次也亦為慈愛而自和平逝後聖體無可依聖懷無可寓自然移愛鍾情別倫出凡何可盡記于斯時鄭妻年才十一幼冲兒戲安知宮中之事也上而宣禧宮在焉駙馬鄭致遠父叔稍知人事之宰相也故駙馬不至無狀

頗有效誠於小朝每以其妻則偏被寵幸小朝則常多失愛為
之悚感不安常戒其妻以盡誠於景慕官則可謂有益不可謂
有害也以至陵幸之隨駕也溫泉之舉動也無非極力周旋則
到今時移事變其所為人判作前後二人雖極可痛而亦何可
并與前功而廢之不言也倘使駙馬不為早歿而有子生女樂
爾室家則豈有長處闕內作變無窮之境哉鄭妻寡居以後英
廟勿令出外長侍而須臾不離當時百權如在其手自壬午後
更無事故而宣禧宮已喪逝媿家亦無尊章只有一稚嬖而父
王之寵愛日加隆重於是乎全無忌憚心益放肆矣大抵其為
性也婦女中好勝多猜偏嗜用權自是有別之人雖宮女上若

信任則必媚嫉之世孫則納諸掌握使不得措手以余為世孫
之母讐視之渠欲以母自處至於釀出甲申之處分又於世孫
琴瑟又恐其和合千百沮戲期使睽异又慮或近宮女得有嗣
續俾不得流眄於粉黛又怒世孫注意外家百計離間以至已
丑年別監事而極矣若或世孫欲藉清原則忌清原若或世孫
耽着宋史而出接宮僚則並與書而忌之晝宵經營權必由己
人皆附於我此何人哉可謂國運所關天以何意俾有某年之
變宗國幾乎顛覆又以何心生出乖异之婦女壞亂世道魚肉
縉紳理難諶斯某年禍崇專由大小朝間欠損和氣輾轉到此
是吾之刻骨至寃也大朝既如是於子則亦安知不於孫乎况

有龜柱在傍伺釁倘或世孫不入於聖心則將若之何世孫之
安危在於聖心之挽回而挽回之道專在於鄭妻故付托鄭妻
期得達於聖心且或世孫曰辱待姑母事之如我无失歡心云
則鄭妻悲我之言憾我之情其時則必助有言必譽英廟鍾愛
之心惟其人則是聽人有非處而其人曰是則是之人有是處
而其人曰非則非之士午以後世孫之无頃安遇不特大朝之
素有慈愛以鄭妻之擔着扶護之權力居多吾於其人若不至
誠善待則世孫安危亦未知之矣在昔丁丑忽有无根之訛言
以為小朝將殺鄭家先親入告請思鎮定之道小朝下手札於
鄭羣良以明其虛无羣良亦感激庚辰酉幸時善為彌縫事機

得以稍緩兩家自然親好。羣良語姪婦以先親甚感之事，且勸以篤友於吾身，自此以後，其人於先親頗加稱頌矣。自羣良死後，其家無所倚仗，以成就厚謙之意，要我願托于先親。先親性本仁慈，又欲善待故，隨事訓勉。渠本不教自行之人，或有難類親近之弊，則必以真情屢戒之。渠以驕傲恣妄之性，又挾其母之勢，既不納先親之訓誨，又恐吾之憂慨於其母，以至含怨訐訐，則其母本是好勝之人，莫知其子之惡。自其後，其母對我顯有不好辭色，是所謂忠告反為媒怨。吾語其由於先親，從今任置不言，自然阻絕矣。居無何，連登大小科，大朝之奇愛寵幸，日以隆重。廷紳之趨勢附利，日以充滿。梟柱合於厚謙，而與吾家

角立美壬午後甲申前宣禧宮於世孫只有導善之心必欲動
遵禮法訓率嚴正世孫冲年聽以無味吾亦以慈愛之情每省
察世孫之言動自多逆耳之言蓋吾素性不能諂人况於母子
之間何忍甘言以悅之耶如斯之際其姑母之權勢生殺禍福
皆在其手成敗存亡皆由其口世孫亦安得不為之怵畏乎自
然自卑而善事深得情誼於鄭妻鄭妻專情於世孫欲自任母
道而間奪合母子之情始自乙酉之間矣甲申以前世孫相依
於其祖母故其姑母不得放肆矣宣禧宮喪逝之後無時顧忌
凡百惟意於是乎引誘世孫稱善於大朝俾承慈恩則世孫感
惠而輸情矣且以宮中所未見之衣服玩好飲食珍羞以悅世

孫蓋吾家自來儉素先親不知衣服飲食之珍好卽世孫之初見也自此外家則認以無味姑母則漸至篤情前之嚮念外家次次頓減乙酉冬間朝夕進飯與姑母魚床之時吾若在座則或恐其魚床之以為如何也奢味之以為不可也每多忌隱不欲見而知之世孫則十三四歲冲年固無足責備而所謂姑母苟有人心倘念世孫是同氣之遺胤及吾托子之懇摯則宜其矜憐以同心教導期至成德乃人情天理之常然而其人則心志乖常必欲設計而間人母子豈非凶惡乎雖然吾則知而不任他不較矣丙戌春英廟惠候積月彌留同處於中宮殿會祥殿鄭妻與世孫晝夜同處吾則不過問安時暫往且晤而歸

這問事機何由知之。鳧柱厚謙合為一心中宮殿於世孫亦加愛護而鄭妻則憎我。說我無所不至此乃足謙合勢之故也。先親於英廟既深際遇雖有諛言而未易問之矣。先親適當三年喪蟄既無登筵奏對之路因此而衆諛交萃且戊子年厚謙欲除水原府使其時領相金致仁也要得先親之送言於領相故吾果仰報先親則答以為吾非為靳惜一言以年懿二十年之小兒授之以五千之兵而則真負國之事非愛渠之道云而終不聽施爰謙也。年既感長為象德惠用權之際惟怨是講水原之事及諸条宿嫌搆陷并至于時也。鄭妻吾事於中宮殿而鳧柱父子與厚謙打成一塊謀害先親矣。先親辭喪後重卜而春

遇如前聖恩雖為感祝由此而愈為渠輩之所忌嫉鄭妻偏聽其子與龜柱之言於吾先親無復祢道而今日謔明日謔該所謂十斫之木無不折之理先親寵遇漸至衰薄又以凶惡之事播傳一世使吾家至於此境自有曲折丙戌興恩副尉駙馬時容負動止甚佳世孫以妹夫也甚奇愛之己丑間忽然外馳與別監輩日事遊蕩以至陪遊東宮失體居多世孫在興政堂而與吾處所絕遠吾則全然不知矣興恩以捲管入直時必來謁而伴遊是時鄭妻把持世孫俾不自惜至於西宮和樂亦為沮戲或恐世孫之親厚於妻家每欲離間而清原之六寸金尚默與厚諷別交而為謀主故看尚默之顏面清原則姑置而外家

則期欲先絕之中又嫉興恩之信愛於世孫乃設一矢射二之
此計一日夜來見余情談曰世孫感愛興恩今番進宴感稱妓
女之美色乃以渠所賄之妓引進以渠所親之別監薦引其外
無狀雜亂之事不一而足豈有如許悶迫之事乎試念疇昔之
事則寧不凜然本由於昵近別監之雜類駸駸然竟至其境矣
世孫方在冲年左右所聽只是雜類况愛好無狀之興恩若為
外入則當至何境耶此若不早為處置以至大朝之入聞則某
年當復出矣小人既承世孫輔導之付托不得不思所以早自
禁斷而此事若以小人為言根則事面殊不好只有一子孤獨
一身官將及焉惟是恐懼而為念王室不得已奏此言必以從

他入聞據為教而為先雜類別監嚴治發配則似好頌相是外
祖可諫則可治罪別監卽當然之事以為國家為世孫之忠心
真情憂慮密密細細為言矣吾於某年有至恨至痛者自初輔
導無人只緣別監雜類而浸惑誤了日夜顯望惟是世孫之成
就君德其人之言既如是則以吾白直之心信之無疑且謂其
人有情於世孫為之憂歎而發矣豈料以此事欲使離間於其
母踈待於外祖而包莊凶詐也某年復出之說重可駭怖其人
既如是言之而吾若任置不禁則其人必務立己見而聞知于
大朝則生事可慮此已可畏與思之事又是可痛故欲為言及
於世孫使為操制云則其人又曰處事何其燥急必須漸次圖

之不使擾亂為可且言除去別監為急務封書傳送之際勿令子弟知之必使嬪官傳給於金判書使之轉致于領相秘密設施期於先除誤入之難漢斷不可已云此則並與清原而嫁禍之計也吾則漠然不揣既不使金判書居間而直為封書於先親請刑配別監則先親以為擾亂而置之不施于弟輩亦為力諫挽止耳吾則驚魂於某年復出之說苦心於世孫外入之慮累次書懇於先親而終不見施則鄭妻又向我激動言曰以領相處地為國之心不行如此當然之事若使世孫至於外入則誰復阻擋乎憂慨之說無所不至矣吾自聞此語以後焦慮廢食連為書懇於先親曰若不除去厥漢輩使世孫外入之境則

生亦何為寧絕穀自處云而涕泣苦息則先親屢回思量不得已任他死生禍福因與清原議論而決之其時刑叅即趙榮順也邀致備言配送別監事則榮順初則以為不可終聽先親之說以為帝王家與凡有異將來此事有必大之慮而大監以為國苦心不計他日禍福而決之令人欽感云而捉來別監輩不問事端而直為發配先親上書于世孫曰如與恩豪俠之兒何為昵近乎誤了興息之別監不得不治罪云且於私觀時多有面諫世孫冲岭未覺之時心懷不安不察老母與外祖之向上血誠反有愠意之際鄭妻衝動於世孫曰今番別監事何至斯境如彼喧擾無人不知邸下當作何樣身世以外祖而不思掩

護反為軼過豈有如許人情乎大為激動世孫方在鄭妻之掌
握惟言是聽享謙亦以有累於睿德之意日訴而内外交証世
孫於外祖常所傾嚮之心頓變至於母子情理不必曰如何而
較之前日之無間亦不無或變之處其時世孫疑怒多端難可
測量則吾心不安當復如何無論吾身與先親但恐東宮有過
失為之断断苦心寧為後日之或慮哉縱有世孫之疑怒自量
吾父女之秉心處事專出於向上之心則初無後患之存心矣
其後乙未年間國榮以為專以己丑事為未安之端云聞此而
始覺之矣先王登極後吾乃備言別監事首尾及驚怕於鄭妻
某年復出之說雖問巷凡人以母而望子莫不以善為期况吾

自經某年禍變以後只有一子不特國家之重托篤以依賴之私情其於盡善盡美顯望血祝當為如何猝聞其人之言驚魂焦思以為吾若不禁則其人本多變德安知無入聞大朝生出大事耶况有某年復出之說乎念到此境寧欲無生先親與羣弟所不聽施者吾果愚乞至於廢會欲自處而圖得處置之事此實以母而為子之苦心至若鄭妻之對我則力勸別監之處置對殿下則激動愆瑕之數落離間母子及外家之凶詐包藏何以逆料耶因此而龜柱辱譙輩自外播傳以為洪氏得罪於世孫人雖千百討洪世孫決無扶護之理其為聲討至易云所謂十學士某某輩挾龜辱之新勢謂以攻斥戚里自歸士類拳

踴迭起輾轉至於此境究其本則吾與先親俱是無愧當然之事而到今由我而貽禍於先親不孝之罪萬死難贖云則先王笑曰伊時卽少年事也何必復提果然追悔為教而後或有更提則赧然有愧色教以已屬先天忘域云矣庚申丹封赦復官趙榮順而入見有滿顏喜色對我言趙榮順事如物在喉今而後豁然笑吾云本事由於吾家之所使而罪名為主重其家之向我恨忍當作何狀心常不安今蒙復官喜幸如何先王且教曰其時鄭妻恐脅以某年復出之說傳播行世而言無歸趣則委罪於趙榮順宗則至寬矣其時奉朝賀坐於司籠院向諸大臣言曰某年復出云云其說有誰傳我故我遍問左右則諸宰

無聞之者或云此說非司寇院所發也鄭光漢以傳聞而播之
云其言屢變莫測端緒明是鄭妻之所做出傳播則奉朝頌已
屬曖昧又况趙榮順乎今則已丑事已出場非為趙榮順即誤
明奉朝賀之事為教由此觀之先王之追悔已丑事昭晰奉朝
賀之忠心可知耳一自鄭妻設計以後人心大變諫也應於內
龜也圖於外庚寅粧出韓鍮繼而有辛卯禎兄弟事吾家禍根
抵於已丑事矣壬辰七月龜柱上䟽後先王於外家有血誠救
護之意鄭妻與厚謙亦以為吾家不可害云而扶護先親至於
屢下嚴教於龜柱矣丙戌以後中殿內外和樂之氣稍變龜謙
之初欲害吾家之計中忽異論反扶吾家而龜也則見斥且鄭

妻所在處所嫌其近於中宮殿後居于迎善堂于斯時也世孫
年紀漸長講學頗勤與鄭妻不暫離之誼比前稍減因此思之
鄭妻若有窩心於室家之樂則必不濁亂於國事若是甚也常
謂其子文藝行宗勝於世孫渠安敢如是為言乎且恐世孫注
目於宮女偏愛於宦寺伺察已甚以此世孫不能暫時放心至
於離間西宮自庚寅為始於嬪宮吹毛覓疵謀害逼迫千百其
端何可盡錄世孫本性淡然固無琴瑟密密之情而其人既掌
禍福之權欲售離間之計縱有和樂之情又安敢生意也因此
而斯男之慶漸無可望先親以是深慮晝夜祝天每於入對時
必以和樂之意極言力諫而無益矣其人之限死禁斷於內外

之情不使生產者抑何心意也。鳧柱則在外宣言曰：世孫有疾，難望產育。人心由此日騷。到今思之，彼輩設心豈不凶惡乎！且世孫於清原稍有情念，金基大出入春坊時，或有眷遇，則其人必欲除去之。這間無數詭詐，每勸誘世孫使嬪宮不得處於興政堂之際。壬辰七月，清原喪逝，而世孫方寢，而聞言以仁厚之心，不勝慘愕，而適往其人處，所辭色慘然，幾乎落淚。吾見而慰之，甚慮傷悼，則其人以世孫之悼念夫人，或慮加意於嬪宮，乃曰：此胡大事，而如彼哀傷，何不幻來亡者之像乎？余聞來不覺驚心，而體粟曰：此何言也！或由醉乎言，何不擇以新死之人，比方於莫重莫貴之處乎？云則其人自覺其妄，發又察世孫之氣。

色自恟而自沮曰吾將不保子子婦孫女皆為婢吾身存棘之
難贖此罪云而肆發不恭之說反於夜半又為不祥之言豈料
後日終符言讖也哉鄭妻人物雖極千態萬狀實則一婦人也
長處闕內若非厚譙安敢生意於干政弄權乎譙也自來毒物
吾已知之昔在庚辰小朝慮溫幸之不民語鄭妻曰此事若不
圖出當殺爾子提因厚譙譙也時年十二而小元懼恟舉止唐
突若非毒物豈可如是譙也早有才藝轉益驕傲必欲除去先
親渠自用權德患其母其母則自是好勝好權猜人害人之性
惟子言是聽變亂無窮是母是子應時而出禍人家國天意難
諶可勝恨哉方厚譙之用權也奴使百僚風靡一世余在深宮

豈或盡知最其大者而言之則庚寅辛卯間與龜柱符同謀害先親已是可殺壬辰年以通清事彈駁金致仁又甚因測矣英廟蕩平後有通清之時則老少論必為交望而純望則有禁令矣其時鄭存謙以更判出大司成金鍾秀為首望副末皆為純望而自上未及省察矣厚謙伊時金致仁鍾秀或不聽令使渠不知通清以為不悞謙也本以少論而娶於少論則羣少挑起謙也以純色通清為金致仁之罪案不可任置之意言于其母轉達英廟英廟常以偏論為痛駁嚴教曰致仁以蕩平金在魯之子反與其姪鍾秀為偏論天怒震疊致仁鍾秀絕島存棘致仁則至於按律豈有如許之事乎鍾秀與吾家自來不好之間

致疑於先親三兄弟及叔第謂以誘厚謙而成此禍也叔第又
為受疑認以血怨豈有如許孟浪乎吾家之人本無無常之人
若嫉金致仁而搆罪則何患無辭而吾家亦老論也何可以純
望事為罪乎其時聖教以清類名類為禁世豈有以清類名類
被罪之理乎以此而教誘厚謙為疑誠是可笑吾家初則因厚
謙而幾死終則得厚謙母子之力而保全英廟之世難以急擠
厚謙而強為羈縻竟與厚謙而同被罪以今思之辛卯年先親
雖至被禍不交厚謙則可笑而為人子弟目見父兄之禍迫安
思膠守微諫乎大抵鄭妻母子即三生業冤歎而已
吾家仲父世以為藉吾先親之勢而致功名其案不然設軼之

初英廟許之以大用之器其後又有勝於兄之教際遇自未隆
重矣自庚寅後先親雖有所遭之凶測仲父則上眷不衰世孫
亦愛好無間矣雖吾家遭罹之中仲父外而箕藩內而鼎席雖
緣聖眷之深篤不能絕跡于宦路是果慨恨若使有識者譏之
以乃兄有此遭罹而其弟不可彰纓而况厚謙用事之時何忍
蟲附貪榮云爾則仲父當甘受之矣吾亦以為生平所慨者而
至於以乙未代理事受逆名被慘禍則至寬極痛矣乙未終一
年處相位時則英廟漸漸篤老謙也則其時無權而孽芽其間
亦多難堪之端國榮有寵過於世孫其勢甚張仲父於樂純自
來不好且國榮是輕薄駭妄者其時猶不知有恩寵於世孫認

以同人之一癡兒嘗歎曰豈意永安先祖之孫生此妄物必亡
乃家矣對渠亦面責一二次誠飭美國榮性本慊毒或櫻其毫
髮則必殺乃已其所含毒將如之何殺心以待之竟做出慘禍
矣仲父罪名以沮戲代理之外欲除去國榮藉儲君羽翼為大
罪案矣有一明證仲父慣於世路事多奇警初則不知國榮之
有隱罷而叱責之後則知之恐受其毒而憂之之際乙未十月
英廟欲差國榮以濟州監賑御史而世孫要其圖免仲父奏于
大朝以國榮是春坊久任請以他文官代之竟送柳烟諉其事
果若有剪除之心則乘此好機會而不逐濟州乎
其時聖壽彌高痰候頻升事多不省之時以若體國大臣直請

代理一日為急孰不有此心而以已已代理終為後悔吾亦聞
代理二字心魂猶悸且聖候雖無餘地儲君壯年國本已固國
之安危不在於代理與否代理命下之後鄭妻則以為此國家
大事吾何敢干涉云仲父則不知鄭妻久不得如前密贊之由
意以有鄭妻必設權變批出事端以代理為機穿若遽然承順
則將惹出大禍且認聖教以試下之意惶恟之中惟以彌縫為
計只從人事上告曰何以出此下教也為臣子者何敢奉承乎
只欲挨過目前而已英廟精神漸漸昏眩謔語居半或有猝出
大建試令或有無事而出陳賀之令或有以肅廟朝宰臣金鎮
龜除授藥院提舉之命及於省覺之後則每以如此傳教朝為

頒布反多悔責之時仲父若知代理出於真情則學識雖不足見事則不遲豈不即席奉承作為己功乎但慮此教非由聖心或緣譖語且懼鄭妻或設機弄矣畢竟為沮戲之罪人若以古大臣風節當此聖候之沉綿國勢之岌岌不請代理責之罪之則此正正當當之論也雖被慘禍無所寬矣而乃以悼世孫之英明欲久擅權柄至於阻撻為罪豈有如許至寬乎仲父之所謂妄言乙未至月二十日入侍時英廟下教曰世孫知國事乎知吏兵判乎知老幼論乎豈非可問處乎仲父對以老幼論知之何為云蓋所謂三不必知之說英廟下詢為三条而非以第次下問亦非第次仰對也聖心或慮世孫幼冲其於國事於吏

兵判於老少論都無所知問歎為教仲父之心以為老少論之說即時終條故以不必知為對也大抵英廟於世孫雖鍾愛而諸臣或有贊揚睿德則聖心必疑以當身則衰老必多趨附於年少之東宮故世孫每對大臣必以勿譽寡躬為托而英廟痛憎偏論筵席奏對諸臣莫敢以老少論字肆然發說矣仲父心內以為今之下詢必是試驗若以東宮必無不知老少論之理為對則聖意以為吾所痛禁者世孫何以知之如是而悲或激怒計出彌縫所以不必知為對也竊揣事勢當日三条下詢聖慮以或不知為憂而仲父則既承東宮勿譽之約教且知大朝偏論之痛疾故以不宜知為對者專出於遵睿托而合聖意也

今忽以此事不知彼事不知有若逐条為對蒙上文為三条豈非至寬乎以此而謂之妄發則可笑驅之以逐節則豈非千萬曖昧乎由此而至於被禍何可服罪於逝者瞑目於地下也其時若知世孫之睿意而預通於仲父則寧有此妄發之境耶吾心本無權變雖家內書封嫌其憮然慮在煩說又或以外家之干涉為是非而恐有鄭妻之謾問而以致聖心之激怒以此尤為趁起竟未遍及於吾家到今思之則無非恨悔之端矣吾家之富貴隆赫專由於東宮今有毀我者謂之以憑藉戚里濁亂朝廷云而以此為罪則容或無怪今反以忌憚東宮沮毀代理勤加罪自然則吾家之所以攀緣憑恃只在東宮其將捨此而

安歸况英廟九十篤老朝不謀夕則欲圖一日之權反沮長久之計云者揆以人情物理誰復信聽東宮於外家初無未安之辭色吾亦全然不知而仲父心中以戚里大臣執權秉政於東宮等內豈不顯望朝夕乎英廟教曰吾眼昏不能手自落點使左右代行其他公事亦多付之內宦之手念昔景廟以世弟可乎左右可乎之教近之吾亦欲授於世孫可乎其時領相韓翼暮惶恟亦以左右不足憂為對果以妄發同時遭彈韓相以重大之事不可遽然奉承故其言出於目前彌縫之計而已其人亦豈有他意也哉苟以妄發論之與吾仲父兄異若以代理之不奉承論罪則領左相宜一般而到今韓相為無瑕之完人仲

父則獨被極律揆以國家刑政寧不斑駁乎國此先王痛嫉而
 嚴討至於礪山竄配時傳教歷數罪目無復餘地不置人類之
 辭教嚴如霜雪而末段有曰有逆情曰有異志云則此則萬萬
 過矣決是情外之言為教是則先王本自未安於外家故果有
 一懲之心而豈忍老母在內而覆亡外家之理也以國策言之
 自非血冤骨讎要欲專權號令一世先自國之外家而除去之
 以立威而已集亦知吾家无必死之罪豈有必殺之心也此傳
 教處分之後認以為磨勘矣丙申五月金鍾秀入米懲惠國策
 以為置洪家於極逆然後可以為靖世道忠國家之大事業云
 則仲父被謫後數三朔內更無所作之罪而因以前罪次次加

律竟被大禍豈不有違於初配時傳教之意乎壬子五月筵說以不必知與莫須有同此不足為罪為教此在政院日記而頒布之筵說也誰不見之蓋須有三字是岳飛之千古冤案而先王以此為譬而丙申三不必知不可為罪案則以某年事有此處分至對我亦言欲伸三不必知之罪從今歸之以某年則以脫罪至焉甚幸云云余不勝驚訝曰丙申事已枉冤痛而某年事尤是千萬不當之事豈有如此之言乎先王以為若以某年罪案臚列以如許如許則固難矣既先歷舉罪名則後世誰知其罪也今番稍解丙申之罪甲子當解某年之罪故今姑移送於某年罪案以待甲子之大赦近年漸益悔悟常補之以被禍

大臣若使無故則當為柱石元老矣且言常有忠誠與吾有際
遇每事必議為教且言英雄之才世道之主今之大臣疇可當
者其必有後乎且教曰吾自對人接物以至衣帶之飭皆是效
則於罪相云聖心若認以真極逆則豈可比擬於聖體乎而中
初頭仲父被禍吾悲寬痛酷無比欲自決則豈无別般舉措乎
區區慈母之心既經萬古所無之禍變艱辛保育聖躬獲親君
臨既極慶幸而吾身若有自處之境則其於聖孝聖德為害為
累當復如何千萬思惟春秋未及鼎盛且未免國榮之壅蔽有
此過舉畢竟則悔悟不遠矣忍之又忍不忍捨命處若尋常過
了時月中外之人咎責以昏庸懶弱之人則吾豈不甘受之也

果然先王之悔悟如右所錄又於甲子年盡宥吾家之時仲父
同為昭晰之意屢教丁寧則吾信如金石而以甲子之違待為
渴悶矣天既降割于邦國荐禍于吾家先王中途崩殂萬事尾
解豈有如許寬酷之事吾雖婦人粗閱國朝野史我東寬獄無
不解宥至若吾之仲父事主上當長成能下是非則必有解此
老祖母之恨矣而或恐朝露先溘末由躬覩吾歿之後主上若
見此錄則必然感動庶宥吾仲父三十年積寬矣惟是祝天明
宗朝尹任以鳳城君推戴事證招鞠案明白為錄刺之武定寶
鑑觀其罪案則真是極逆孰敢為下雖然其所構罪純是誣獄
故公議齊發萬口說寬則宣廟猶以為鄭重未決為承恭懿大

妃之至寬復官尹任尹則恭懿大妃之外三寸宣廟為念伯母
情事仲雪其寬大妃之於外三寸宣廟之於伯母猶為感念而
奉承則主上之於吾身為祖孫而於吾親三寸之事不可同日
而語况有先王丙申壬子前後傳教尤為明證乎且大妃則謂
以干涉於尹任而受誣故至於仲雪吾則丙申七月仲父之處
分傳教謂吾有知則便是由我而致死也世人不知而責我以
倫紀之罪人吾亦難明矣今則吾當朝暮且死若未見仲父之
仲雪則當為萬古之寬恨矣

國榮壬辰秋登科自在童時外馳无賴之徒而其父樂春本來
狂者則乃是不教之子放蕩虛浪嗜酒貪色行已無狀不容於

門族見棄於士類雖然薄有才調自稱能文又能機警而敏捷
胆大而氣豪不怕天不怕地以此妄物常謂天下萬事都在渠
之掌握云則儕類視以駭惡无不冷笑翰林數年長處禁中英
廟頗愛之至呼以我孫且東宮則年紀相敵而狀自媚娥適丁
時運生亂之會東宮一見大悅眷遇無間初則么漢生出奸計
外以直諫而宗則悅好之說故至於盡惑之後无所不至蓋世
孫於春宮每日引接但是師傅賓客與宮僚而所與討論即講
學而已其外朝廷事與閭巷事誰敢發言而入闕哉東宮常謂
鬱鬱无味矣一自國榮入來後外間事无事不奏无言不傳東
宮以為新奇爽異之前此宮官之略有際遇者漸次踈遠而國

榮為第一人比如丈夫惑於妖妄或有怨嫌或有譏斥者則白地搆陷駈之以誹謗東宮使渠真有可取之長處如彼專寵則難免為人所忌况以渠世間有名之无賴輕薄于烏得无世人之譏譏哉甲午乙未間以榮也事家家憂歎人人慨說則渠亦有耳郵无入聞乎有聞輒入奏以毀謗東宮則以其酷愛也渠之奸情全然未察由此而遂結千古所无之契遇忽成千古所无之事業即代理一事之立大功也登極後七八朔内升擢為都令守禦使宿衛大將稱渠所在處曰宿衛听而職名以五營都統宿衛兼訓練大將古今寧有如許恩寵如許功名也惟意所欲殺人無數之中吾家首被酷禍非徒吾叔比罵之宿怨榮

也伯父樂純緣何為仇讐常有殺心矣榮也初年之政事專聽其伯父之言故吾叔父先被其禍也四年之間犯分之事跋扈之習千百其端吾於深宮何能詳知以喧藉也故至於入聞蓋聞渠在集中率畜內醫女如處私室且為提舉內局備進外水刺二床而一則渠自食之无所差等悖慢於上前也陵轢乎大臣也可謂凶測以吾祖先積德豈意生此妖逆榮也則自是小器只為凶狀意未得及於大犯分矣所謂金鍾秀丙申五月始入親密於國榮為其候子做出千萬凶惡之變怪豈徒國榮之罪鍾秀也非別人吾之五寸姑母之子自其童稚吾祖父愛之率來姪女而養育故其姑呼我祖父祖母以收養父母矣及其

生兩子長則鍾厚次則鍾秀家既同開情則无間无異親舅甥
笑國婚以後吾家則隆赫渠則雖寧列而自處而士類名論前
日親厚之情大變矣先親視以一室少年故對兄弟常多誨責
其兄弟漸漸乖傲行事殊常目見其情態自不无憂歎厥輩含
憾于中而先親則全然未覺矣其姑母於吾先親從行為長妹
先親每念袒先一視之誼視若同己甥妹如將任時宦業所捧
送饋連續豈料渠輩之乞感凶計而欲殺渠母之四寸乎丁亥
年鍾厚通清時既不通議於大臣亦无公論於山林而吏判獨
自為之先親居憂中以不成政格畧為公論矣因此而忍毒次
骨報復為計壬辰年鍾秀竄謫疑之於叔弟之所為恒言必見

其亡云至親之間受此無情之疑歎其不幸矣迨此得時與國榮為一心每事教誘之衝動之渠本欺世盜名者國榮之心以為鍾秀親近若子弟服事若奴隸阿諛若婢妾自以為喜言聽計用吾家禍變若非鍾秀以一國榮不能至於若是之酷也國榮以沒覺妄物方睚眦殺人無數之際適會鍾秀報渠之毒而漢共濟其惡一世如逢亂離國榮則已敗而罪惡敢若鍾秀則無恙而罪案掩晦以其千億化身也若論罪辜之十分國榮則三四分鍾秀則六七分也余每言於先王曰國榮事非但渠之罪鍾秀為罪魁云則先王笑而然之國榮以若寵遇猶患不足納渠之妹圖為風里要執內外之權渠若有一分彛衷則伊時

中殿方為鄭妻之離間琴瑟不調而自上視渠以骨肉至親之
誼事當拚死力諫圖所以和合之道不此之為以中宮殿二十
二歲素無腹病而乃謂有疾圖出慈教使兩殿不復和合其罪
可勝誅哉縱使非渠所為先王春秋三十嗣續无望必也選擇
壯盛處子顯祝斯男之慶乃是臣分忽出妖惡之計敢以十三
歲稚兒妹納之號曰元嬪宮號以淑昌元字之號意尤叵測安
有坤殿在位而敢稱元字於妃嬪乎天道神明罪惡貫盈已交
渠妹致天國策不勝其悍毒恚憤敢以渠妹之事致疑於坤殿
挑先王之憤內殿宮女屢施拷掠至於拔釵恐嚇期欲得招於
內殿指嗾慘誣幾及於內殿外間騷說无聊不主布屢涼臺屢

市井幾於鎖門而逃走萬古寧有如許劇賊乎渠若畏天之心
殺渠之勢仰勸以名門之揀選則可續一半分之罪而若有揀
擇則更與戚里渠當勢去故揀擇則限死但據教誘德相冒呈
凶疏請以王孫湛思參為守園官君號為完豐因為渠妹之養
子使為先王嗣子渠欲作外家長享富貴先王春秋未滿三十
無他疾恙而欲阻嗣續之路先王縱緣一時壅蔽每事必聽而
至於此事以先王聖明豈有未察妖惡之理湛也方幼蒙之時
忽然舉來為君之子為渠之甥使親信內官扶掖出入即東
宮一體也湛之父自是虛謊狂悖之物也不知其子之處此將
為後日之禍根因緣勢利所謂宮墓忠義守衛官皆除以渠之

連姻豈有如許沒覺之人乎其時吾家諸弟皆以國事之日非不勝憂歎封書以告吾於此添一憤惋徹天極地言於先王曰此何舉也此何意也王試思之王之春秋篤老子王之病患成痼乎得男之心本無老少貴賤而况宗社付托果何如今乃為人所制自廢求嗣之道自判无子之稱此何事也不勝憤寃于斯時也國榮勢如泰山人莫敢言嬪之殯所設於貞聖王后殯殿之處墓号仁明園魂宮稱孝徽宮政府以下進香因行服制其時諸臣烏得辭其責也吾獨切齒腐心對王必泣而訴覓先王矍然有感悟之意漸覺其前後見欺沉惑之狀盖榮也補湛以甥姪使內官擁護如東宮情狀日覺凶惡号今日覺危怖以

先王英明漸有覺悟之際吾以至誠開導以求嗣之道王性本仁孝且感吾言大覺國榮之罪惡己亥九月使之致仕蓋念從前寵愛欲為始終保全也渠之致仕後所為之事尤為駭愕故放逐於汜陵至於自斃自古權奸凶逆固何恨而豈有如國榮之極惡哉始以私怨殺人無數動必駢之以逆陷之以殺貽累於聖德其罪一也離間兩殿內外使不得和合納渠妹而圖富貴其罪二也其妹死後沮戲求嗣之路勸養湛也欲圖長久之權其罪三也酷刑坤殿內人使之語犯坤殿承其誣服欲行凶計於坤殿其罪四也其外无君不道之事无禮不忠之言難以枚舉何可盡錄也人臣有一於此宜不免於國刑則榮也魚此

前後古今所未聞之千罪萬惡而使之卧斃牖下天道之無心胡至此也鍾秀自稱名論主張附庸厚謙圖占仕宦渠為秦川縣監時英廟以草絲明紬一疋自袖賜給使為章服聖意常以鍾秀之偏論未安之餘忽有此恩眷君非謙也通氣安有是也渠本見利忘義之伎倆入於厚謙謙也不受則常懷切齒後乃投入於國榮榮也之千罪萬惡无非鍾也之助虐而肆毒以至榮也致仕之時使其兄鍾厚為願留疏言此人國之蓋臣有序豹在山之勢朝廷不可无之人云渠之兄弟於榮也縱曰初則見欺其於擁港而嗾出德相之疏勸上以不復揀嬪之舉罪惡彰著國人皆曰逆賊則名以山林而有何不得已之事而身在

闕西而急急呈疏猶恐人後世豈有黨逆之名論乎其後鍾秀
劄討國榮則是承先王之旨教也余常對先王言鍾秀稱子於
國榮而今討其父豈非悖理事乎先王曰非渠心也渠亦欲圖
生而然耳余曰千變萬化之乃是九尾狐耶先王稱以善形容
云先王豈不知渠輩之罪國榮去後欲改正國榮時事則如吾
叔之冤痛而當先伸雪可以合天理而慰人心而逆如國榮而
不能嚴討寬如吾叔而不能伸暴此无他繼崇賊者鍾秀而為
護法傳神也謀危宗國雖是國榮之用心妖惑之計明是鍾秀
之指使也鍾秀平生自詡以正直而諸凡枉理之事無一矯正
獨於攻洪之事鞠獄之時挺身揚臂萬古豈有如許蛇蝎之毒

物乎先王盡燭其情狀而特以居家有儉樸莅官不貪濁不大
失人心故姑為撫摩要欲保全終始其所為儉也廉也都是矯
情世上補渠以孝於母而渠能推母心則母之從甥即從舅也
雖真有罪討之者不患無人則安有其母在而渠獨擔着殺其
母之從弟乎此豈可真孝之道乎世人於國祭則幾皆知其罪
鍾秀之罪獨不知之國祭則皮肉也鍾秀則骨子也故並此詳
錄使世人曉然知之也

余年七歲辛酉叔弟乃生姿質冰清玉潔超出凡類父母奇異
吾之友愛尚矣勿論每當入闈之時英廟亦眷愛之伴與伴弟
在前遊戲景慕宮尤為愛重矣文學夙就大小科三場壯元才

望聲名一世譎鬱門戶期望矣立身未久家禍因測焦遑棲屑
久為悶歎庚寅辛卯間先親禍色日以急迫吾念龜柱難以解
慙欲向鄭妻而緩頰則其人專聽其子之言與前情誼大異難
以咀培動得必也交結其子而可圖免禍而先兄仲弟緣何見
忤於謙也叔弟則志操高尚規模謹拙不染於富貴不馳逐於
世路世无通情客鮮知面以此為人決無苟且鄙陋之舉而於
謙也差小年紀幸無釁隙故余貽書勸之曰古人有為親死孝
之道則吾親禍色迫在朝夕迨此納交謙也以救門戶之禍可
矣既異宦寺且非逆賊則難於一時染跡不顧家親之急危則
豈是人子之道乎云則叔弟初則抵死不肯其奈禍機已迫闔

門將滅且告辱勸益力救第不得已往交厚謙幸得其力而免於禍以此而恃於一邊由我之咎也叔第以若文章才識繼父兄而立朝 上前程未展抱負生丁艱險為親免禍不能固守初志居常慚恨乃心誓恬退卜等於東郊而書報曰不能遐往近處郊垌瞻仰京闕終身於泉石云叔第為父兄免禍之後踪跡永謝於厚謙夢想不到於仕宦此乃叔第之苦心也叔第以己丑魁科至于乙未七年內所經玉堂春坊數三次外既未通清於東壁又無除邑於豐薄湖堂則倘來而圖避功名依舊庚寅以前之身而謙也結交以後初無下資半級之加得者其無貪戀於榮利之心於此昭然可知耳雖其交結於謙也之時只

為家禍之圖免而已餘外誰某之或通或塞或活或殺則了無干涉故讒也亦无一事之議及此則一世之所共知槩於論世人之締結權門欲圖富貴功名而叔第則以若家世文識七年內不患功名之自來而况交讒也之後初無毫髮之有加則只是為親而染跡初非為己而圖榮於此可以明其心而暴其迹矣翔雲本來妖邪之物渠以癸族挾材而親密於厚讒叔第知而於謙座因緣徃來於心甚苦而畏讒也而善待矣乙未代理後辛壬諸賊崔趙子孫三人叅榜公議駁忿矣翔雲一日來言吾欲疏請崔趙則削科何如云則叔第答曰以君地處不得已從宦而何必上疏干預於朝廷事科事果甚可駭然而世上自

然有公議之人非君之所可干云翔雲怨色不快而去其日徐
有寧䟽出而翔雲則未為䟽矣數三日後忽抵書曰今朝吾果
呈䟽而䟽辭甚多未送全本只以小紙別錄條件大略每條書
一字曰黨字曰官字曰戚字等合八條云而戚字則謂以不宜
用戚里云也而他書則只書一字至於戚字條目則詳錄以送
盖以吾家為戚里故欲其見知也叔第來見全本未詳䟽意之
出於何誅而以渠釁累之際敢呈論事之䟽不勝駭惡答書曰
君則自以為為善而人必非之吾見則大為不可其夕得見厥䟽
原本尤為驚駭果為抵書於都憲尹養厚勸之以䟽請鞠問翔
雲且見其兄象厚以力勸其弟討逆則養厚不聽此事始終詳

載於戊戌年叔第供草而其時翔雲之書中疏辭列書之紙並
納於上前勸養厚請鞠翔雲之事象厚之所知而象厚尚存故
願與面質矣以翔疏為駁惡而勸養厚請鞠則所謂干涉之者
已是千萬不當之說且於丁酉逆變相吉之拱拓以為渠輩欲
推戴謀議中謂以洪某亦戚里今雖未見用後必執兵權當其
習陣之時必有奉事之日云此何言也可謂說不去理不成之
事三尺童子誰皆信聽若謂洪家失勢而怨國當參於推戴之
謀云爾則容或成說今則以將來執兵權而行此事云既據將
兵之任則門戶如舊寵遇方隆則富貴已極意望已足有何他
想而乃生推戴之計耶縱使渠輩有此凶計乃是叔第之所不

知則何罪於叔弟也只緣叔弟見忤於國榮榮也必欲殺之禍
色已迫矣以先王盛德僅保一縷戍戍以二件事仲暴復起為
人伊時傳教以供招節節有糸理斷斷无他意揆以天理人情
必无之事縱使有可擬之處只可恕其本心矣况乎全无可疑
之端乎今而後快伸其冤枉亦有拜慈宮之顏云而聖心悅豫
矣叔弟以吾為妹而為忍仇所陷入於鞠廳求之古今史冊所
无之事幸蒙先王誠孝所感有此伸寬使叔弟復為完人吾之
感祝嗚復如何其後國榮已死先王追悔往事於諸舅眷待歲
加月增至於叔弟則以若文章筆翰世未見用尤為嗟惜每送
紙本多受草楷而或作屏或付壁為御用為我用又使題滿川

明月主人翁穎自辛亥始奏藁之役頻有徃復及仲第逝後尤為加意於叔第有事必詢丁巳間手圈著定時其存拔釐正皆與叔第相議片札不知一日為幾次或於相對時贊其容貌氣像當時寧列元可當者今雖沉滯後必與尹君東同矣若到甲子當為六十四歲優可為之曰知己曰會心曰文章近年宸翰以文則使之評以詩則使之賡天褒隆重賜與便蕃且教以文章可傳於後世使之闡刊其外別恩異數雖家人父子未有如此之隆盛而最其再生之恩沒齒感泣雖糜身粉骨未報其萬一矣叔第之蒙荷恩數闕內人人所共知主上雖冲年寧有未燭之理也余之本來至痛之外以本家門戶之痛半生腐心矣

既承甲子好期之丁寧寧不喜幸而信之也今則諸弟可以優遊於山中嘒詠聖澤以送餘生以此為待矣豈料今日奄失先王使叔弟被於慘禍之境也庚申大喪時宗戚執事差下已非好意而其中以叔弟之入叅事沈壞之以院相首發函論為啓辭先王在世時官職肅謝出入无碍而死一語矣今於仙御賓天之後忽有懲討之舉是可忍乎雖差執事決无出仕之理縱使出仕既非闕國家時急之變獨不念吾七十老人遭此慘境號天痛哭生死未分之中忍言其同己之事世豈有如此凶逆之漢乎且言吾家之人都不可入云則或可笑而獨於叔弟如是嚴防先王既已親問而洞然昭晰以伸其慘誣下教已盡照

燭載之續明義錄無人不知今於三十年之後矻矻不已焉然則賢人君子不幸經一禍厄則雖使伸白當為終身之累乎先王既定先親奏藁未及刊行忽地賓天吾之未能隨死尚今一縷苟在可謂生不如死耳八月旬後在外任事之人以為自上
有傳教自內閣刊出矣請出本草則吾獨未知世道若是凶惡
可怕先王十年勤勞六十餘篇御製在焉頒與未頒之間似當
刊置故出給本草此事以吾為親之心推及先王憧憧之事無
以朝夕難保之人欲覩生前刊行之事矣未刊一丹沈燠之等
遂奏曰有紀極請停罷印役取見其遂說心骨驚寒肝肺崩裂
令人氣塞之中先親誣辱尚矣勿論字字句句專是向我誣逼

凌辱之說吾雖無所歸之一老宮人身世而渠亦北面於先三
臣子而辱及於君之母若是凶測古今天地安有如許變怪之
主上在冲年國勢方岌業人心世道愈往愈甚畢竟將為无二
之世矣思之及此寧不痛哭先王在時受其孝養視其崇華之
今吾為上下无備之宮中寡婦則吾身於朝廷間安在
房承候无間而不似每於奄奄中間然以為渠輩向我逼辱之
其速死則以外而問安而中心凌辱當復如何若使先王有之
吾身之受辱如此則必不欲受其問安以因山前也故姑為
起矣因山後樂佐與緒榮從宦與加資事連出討既稱之以
尊雖是末官吾固以為大段不緊而至於逆尊云者前此韓三

龜以受榮為逆種則先王震怒曰孫子則一般真孫為逆種則外祖亦當為逆種乎今庶子與孫子謂逆孽則親女獨非逆種而何自古史丹未有如此凶惡之變恠也繼此而又有李安默之䟽誣辱先親同測无復餘地吾之形勢殘弱滿朝蔑視而萬无禁制之道一切萬事以謝絕心中為定而卒哭後自處以廢人移處於迎春軒以俟終命八月不受藥房問安之意該書以下而長卧於迎春軒撫念先王之遺跡而號天痛哭世豈有如許光景如許情理也嘉順宮初則力挽而終則慘然死以更言東朝貞純妃聞知而大怒大怒多般責教而勿令出頌該書自内禁止不是異事而謂之以衝動有人欲罪其人云而自有所入

聞美其月念七下誘教以叔第誘我致此舉措聲罪而三水遠
竄比如內人有罪則捉囚其甥於典獄或治罪於內司之與搖
以吾為先王之母而備經此等變怪是可忍也主上雖冲冷而
不勝其驚悶朴判敦準源亦為驚心對主上力請以遠收之意
與慈教亦以稟于大殿而出給云矣嘉順宮亦以切勿出給之
意席藁於熙政堂庭而仰乞慈殿曰即見慈教之於大殿不覺
驚心此何過舉不忍出給故為此待罪云念其貴重之身不憚
觸冒至於席藁之舉追念先王之誠孝有自家之效誠其為感
激何可勝言前此欲自盡於迎春之時主上未忍未見而於其
踈冷之居廬廳待我之來云而嘉順宮亦為懇請故而余柔弱

之心不忍相違於主上之心且以一定之內不可佯若不知故
往于慈殿而問曰為何嚴教至此之境慈殿曰今番舉措非君
之本意知有激動之人安不得處分乎為教以吾命道之薄備
經人所不當之事仰天歎息血淚滿目願千萬容忍慷慨為乞
則既有主上與嘉順宮之力諫且自量有歛然底意對我辭色
稍解至於嚴教之遠收元來自先王在時或有痛忿之時皆恃
先王而忍之矣到今哀寃悲痛只欲死而無知先親誣辱之外
吾身逼辱決不可一時忍過故吾所決定之事豈於七十殘年
為人所誘而為此舉措乎縱使有言者以吾所為之事移罪於
其弟時使吾至於何境乎吾之兄弟叔侄非一二而獨於叔弟

而置罪豈有如許至寬之事乎一自其後十分含冤以送歲月
蓋吾之諉書與慈殿上書辭語皆是不容於渠輩而為罪既未
殺我虜憤故欲代殺叔弟則以問安事為始晝夜衝動謀害竟
於臘月十八日下該教叔弟禍色已迫大臣以下入對請殺又
劄請打破窩窟如是而聲罪而殺之萬古天下豈有如許虛无
之獄乎自古被禍固何限而或緣仕宦富貴生殺通塞之干犯
而致罪矣至於叔弟前此所遭之時伸暴无餘其所供招與先
王下教明白无復可言至於今番之罪目白地无秋此事彼事
千不當萬不似之事捏合為罪第一思亥扶護之說以辛卯事
為罪案此則先親緣坐之故豈忍以虛言誣陷三十年後緣坐

於其子之事乎先王於先親與吾弟為何等地而捨却先王反
扶恩愛之理也竟至與恩愛而被禍已是至寬至於典禮之說
叔弟平日初无發於口亦无酬酢於家聞子弟則有誰聞之謂
之必言者寧有如許虛無之說乎締結匪類自為窩窟云者叔
弟三十年廢塾世无相通一世之所知亦豈非白地誣罔乎甚
至於駁之以邪學其所搆捏皆是虛无故依佛為說叔弟素有
經術文章不事博覽故平日不見雜書如三國誌水滸傳亦无
接見則况乎邪書豈有知名之理乎前則不知世上有邪學矣
辛亥臘月兄弟私覲之時因先王而承聞其大畧其時驚歎而
以痛禁之意仰奏之事至今在耳不忘矣所謂邪學皆是怪鬼

不違輩所為之事豈可以富貴戚里家人所為之事乎吾家三十歲罪戾之中无无誰人之往來則至於南人尤無知而者蔡濟恭初无聲息李家煥則亦无一而吳錫忠謂以出入於叔第家圖其祖吳始壽復官得其力而成事之意納招云而沈煥之以此筵奏於此而可知其虛罔矣蓋吳始壽之被罪也吾之高祖以都憲伏閤三日竟得免俞吳家於吾為世嫡之家安有繼來於嫡家之理乎叔第若於先王圖得吳相之復官則其權可謂大矣獨不得復仲父之官乎其虛無孟浪可知耳况叔第即先王之元舅縱使有彷彿之罪不宜輕加罪戮所請捏合罪名一死近似而除雜談曰可殺以庭請也以啓辭也竟使千里海

外被禍吾於七差寫老失吾先王欲溘然无知之時遭此同氣
寬死之禍而莫之救出世豈有如我凶毒昏茸之人乎主上見
我情景而含淚而去至於无人處暗自吞聲而泣云主上神切
雖未能救既知其人之无罪且念先王之平日眷待又念吾皇
寬之情理而然耳雖因極邈然之中主上之仁孝之心惟望將
來吾若不勝悲寬而自盡則適中區徒欲死吾之心忍而為生
矣寬死之吾弟難以復起吾之氣息日以奄奄朝夕難保若於
此生未見吾弟之伸寬而歸地則以何面目歸見亡弟而其寬
魂當為千古之遺恨矣天乎天乎能使我在世而得見吾弟之
伸寬乎晝夜泣血而祝天而已